

一份被官方否认存在的“客户名单”引发剧烈波澜

爱泼斯坦案风波再起搅动美国政坛

□ 本报记者 吴琼

一份被官方否认存在的“客户名单”引发近九成美国民众不满，一封被曝的“特朗普致爱泼斯坦生日贺信”触发数百亿诽谤诉讼，一项跨党派推动“客户名单”公开的法律提案被指触发美国国会提前休会……2025年夏天，尘封多年的爱泼斯坦案再度发酵，不仅点燃美国民众的愤怒情绪，更在政坛掀起剧烈波澜。

再生波澜：官方声明加剧信任裂痕

当地时间7月20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民调显示，89%的美国人要求公开爱泼斯坦案全部文件，92%认为文件中藏有“足以撼动政商名流的黑幕”；对特朗普政府处理该案的不满率达75%，其中48%表示“极度不满”。公众的怒火直指政府透明度缺失，司法部此前的结论被广泛斥为“对权贵的包庇”。

这起案件的核心人物——富商爱泼斯坦，生前与众多美国政商名流有过从，2019年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后死于狱中，官方判定为“自杀”，但案件始终疑点丛生，关于其死亡真相及所谓“客户名单”的猜测从未停歇。

美国多家主流媒体7月23日披露的新一批联邦法院文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多次出现在爱泼斯坦私人航班清单、日程记录及部分证人陈述中。虽然这些材料大多早有记录，但在此次整理公布后集中释放，仍令特朗普阵营陷入新一轮质疑之中。

此前，美国司法部与联邦调查局(FBI)于7月7日发表联合声明，称“爱泼斯坦客户名单”不存在，并否



图为当地时间7月23日，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广告牌呼吁公开爱泼斯坦案所有文件。

CFP供图

认其死亡存在谋杀嫌疑。这一试图平息舆论的举动，反而引发更大争议。

讽刺的是，此前一直批评拜登政府处理该案不透明的现任司法部长邦迪，曾公开宣称“名单就在我桌上”，如今却改口称名单不存在，令支持者深感疑惑。这

一反转已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其支持者阵营内部最大的裂痕之一。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玛乔丽·格林在社交媒体直言“没人相信名单不存在”；FBI副局长邦吉诺也怒斥邦迪“炒作后背叛”，称这是对所有“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支持者的辜负。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两次当选均依赖支持者阵营的力挺，而明年国会中期选举临近，该阵营的支持对共和党选情至关重要。若无法平息质疑，特朗普及共和党的“基本盘”或将动摇。

诽谤诉讼：特朗普与媒体巨头的对决

就在公众对“名单消失”的质疑达到顶峰时，《华尔街日报》7月17日的报道将特朗普推向风口浪尖。报道称，2003年爱泼斯坦50岁生日时，特朗普曾致贺信，信中含不雅插画并提及两人“共享秘密”。报道瞬间将特朗普与爱泼斯坦案深度捆绑，引发轩然大波。

特朗普“强烈否认”这一说法，斥其为“假新闻”。7月18日，他正式向迈阿密联邦法院提起诉讼，索赔高达100亿美元，创下美国诽谤诉讼金额纪录。被告包括传媒大亨默多克、新闻集团、道琼斯公司、《华尔街日报》主编埃玛·塔克及两名调查记者。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诉讼不仅为自己维权，更是“为所有无法容忍假新闻的美国人发声”，还称期待默多克出庭作证“会很有趣”。道琼斯公司则回应称，对报道的严谨性充满信心，将坚决应诉。

这场诉讼让特朗普与默多克的关系更趋微妙，也让爱泼斯坦案纷争进一步升级，媒体与政治人物的矛盾被激化，公众对事件走向的关注度持续攀升。

案件如镜：折射美国政治生态

这场风波早已超越单一司法案件范畴，成为映照美国政治生态的“试金石”。

两党在该案上出现诡异的立场反转：民主党从过

去主张“调查保密”转为要求全面公开文件，以此反制共和党对拜登家族的调查；共和党则从鼓吹“绝对透明”变为强调“隐私保护与司法正当性”。

面对MAGA阵营的巨大压力，特朗普于7月17日指示司法部公开爱泼斯坦案大陪审团记录，司法部次日已正式向联邦法官提出申请。但这一妥协被指“转移视线”，未能平息质疑。有消息称，白宫正考虑起草行政命令，或解封文件，或任命特别检察官以安抚不满者。

当地时间7月23日，爱泼斯坦案引爆的余波继续震荡：美国国会众议院突然提前进入“夏季休会期”。这引发舆论对“客户名单”透明进程遭政治阻断的广泛质疑，尽管共和党籍众议长约翰逊坚称上述休会安排属于“正常议程”，但多家主流媒体披露，一项本有希望推进、具有跨党派合作前景的“爱泼斯坦‘客户名单’公开法律提案”目前已被规则委员会搁置。

民主党方面指责共和党刻意拖延程序，以避免“客户名单”曝光带来的政治风险。该党多位人士已明确表态，将在国会复会后发起“强制表決动议”，以绕过规则委员会，直接推动法案进入众议院全院表决。

《华盛顿邮报》政治观察员彼得·哈里森评论道：“爱泼斯坦案及所谓‘客户名单’本身并非关键，它只是美国政治内部力量再平衡的一面镜子。”

爱泼斯坦案的持续发酵，已深刻搅动美国政坛。该案可能使得民主、共和两党在美国国会9月复会后再次上演一场交锋。其后发展将如何影响2026年中期选举乃至美国政治格局，仍有待观察。

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同时“失守”

日本政坛或步入快速变动期

□ 本报记者 苏宁

在刚刚结束的日本国会参议院选举中，执政的自民党与公明党联盟遭遇历史性挫败，众议院席位未达参议院过半数门槛(125席)。加之2024年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已失去单独过半数席位，这是自民党1955年建党以来首次同时失去众参两院多数席位，日本政坛由此陷入“朝小野大”局面。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败选并非偶然：一方面日本经济复苏乏力、物价高企加剧民生负担，另一方面自民党金钱政治丑闻频发，屡失民心。自民党的困境绝非更换首相就能化解，未来需在“朝小野大”格局下艰难执政，不排除更换首相、扩大联合执政甚至下野的可能，日本政坛或步入快速变动期。

自民党遭遇历史性惨败

自民党的此次惨败被媒体称为“具有深刻历史坐标意义”。1955年成立以来，自民党虽历经多次危机，却始终掌控国会至少一院。1989年因消费税导入和利库路特丑闻，自民党首次失去参议院过半数席位，但众议院多数席位仍稳固；1993年因党内分裂短暂失权，仅10个月后又通过联合执政重返权力中心；2007年首任首相安倍晋三首次执政时，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败北，陷入“扭曲国会”，安倍随后辞职。

但2025年参议院选举的失败性质截然不同。此前，自民党在2024年众议院选举中席位大幅缩水，东京都议会选举被立宪民主党反超，此次参议院选举失利已是关键性选举的“三连败”。这是自民党建党70年来首次在众参两院同时失去单独过半数席位，且与公明党的执政联盟议席也未达参议院过半数，彻底丧失了稳定施政的基础。

分析人士认为，自民党连续失利原因多元：既有老牌政党腐败难改、屡失民心于民的影响，也有日本长期经济困局导致民心思变的因素。尤其是持续近两年的恶性通胀蚕食家庭购买力，实际工资连续18个月负增长，叠加石破茂内阁力推的“强化地方财政”税收政策(实质为变相加税)，民众生活压力陡增，选前内阁支持率已跌至25%的危险水平，自民党政策与民生痛点严重脱节，使其在民意审判中失去辗转腾挪的空间。据日本央行数据，2025年日本家庭实际消费支出同比下降3.1%，创1995年以来最大跌幅，叠加消费税上调至12%的政策余波，民生困境成为压垮自民党的最后一根稻草。

美国推出稳定币相关法案
以联邦立法确立监管规则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指导与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这是美国在联邦层面首个稳定币立法，将为支付型稳定币的发行、支持资产储备和监管执法等提供监管框架。根据该法，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财政部下属货币监理署分别负责对大型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发行稳定币的监管。发行支付型稳定币需要至少有1:1的储备资产支持，相关资产可以是美元、活期存款、美国国债、依回购合约所得资金、逆回购合约、投资公司所发行证券和其他联邦政府所发行流动性资产等。在满足技术和监管等要求后，外国支付型稳定币可以在美国买卖和使用。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于6月17日、7月17日通过该法案。据了解，上述法案的签署意味着美国首次以联邦立法形式，正式确立了美元稳定币的发行和监管规则。

乌克兰新法案引民众抗议
被指削弱反腐机构独立性

当地时间7月22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一项法案。根据该法案，乌克兰总检察长有权对乌克兰反腐败局(NABU)的调查工作下达指示，可将案件移交其他机构；总检察长可将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SAPO)的职权委托给其他检察官；应辩护方要求，总检察长可终止NABU的调查工作。(基辅独立报)称，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22日以263票赞成、13票反对、13票弃权通过该法案。法案被指将削弱乌两大反腐机构的独立性，数千人在首都基辅集会抗议。NABU和SAPO负责人也发声，批评该法案将终结反腐机构的独立性。欧盟方面对此法案表示严重关切，称“NABU和SAPO的独立运作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核心要件”。

英国《足球治理法案》获批
将设立独立足球监管机构

据英国政府官方网站近日发布的新闻稿，《足球治理法案》已经获得批准，正式成为法律。法案的核心目的是设立独立于英国政府和英足总、英超等组织的新的足球监管机构，负责英格兰地区男子足球前五个级别联赛的监管，保障足球运动稳定健康地发展。独立足球监管机构的权力包括：整肃财务规定，确保相关足球俱乐部长期可持续发展；严格执行俱乐部拥有者和董事的资格审查制度，阻止动机不良者进入俱乐部管理层；引进新标准，提升球迷在俱乐部决策中的参与度；禁止俱乐部加入封闭式赛事和现有体系之外的联赛；确保各级别联赛之间财务分配公平合理；保护俱乐部核心文化遗产，包括俱乐部主场球衣颜色、俱乐部徽章设计以及球场迁移等事宜。

(本报记者 吴琼 整理)

□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史天昊

俄罗斯塔斯社近日报道称，俄罗斯司法执法人员正在根据法院判决对美国谷歌公司强制追缴罚款。据统计，谷歌在俄欠罚款已接近273亿卢布。截至目前，俄罗斯针对这家IT巨头的执行程序已启动51起，其中16起由莫斯科地方法院和俄罗斯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作出裁决，罚款金额超过270亿卢布，另外35起由莫斯科仲裁院作出裁决。

罚款多因行政违法

塔斯社7月20日报道称，对谷歌的执行程序是根据2021年至2025年俄各级法院的裁决启动的。

其中，莫斯科塔甘斯基法院曾多次因“谷歌的行政违法行为”对其处以罚款。这些行为包括传播有关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进展的虚假信息、诋毁俄罗斯武装部队的信息、制造爆炸物的方法、呼吁参与未经授权集会、以及未删除被禁内容等。

据报道，谷歌已3次被莫斯科塔甘斯基法院判定违反《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行为法典》规定，原因是其未能系统性地删除在俄罗斯境内被禁止的信息。根据法律规定，谷歌因此面临相当于上一年度营业额十二分之一至十分之一的罚款。

2021年12月，由于谷歌未能从YouTube平台删除一段宣传车臣恐怖组织活动的视频，该法院对谷歌处以72亿卢布的罚款。谷歌于2022年5月支付了第一笔按营业额计算的罚款。

2022年7月，该法院对谷歌再次处以行政罚款，原因是谷歌未能从YouTube上删除关于俄军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进展的不实信息、诋毁俄军的内容、制作爆炸物的操作指南、以及煽动参加未经授权集会等内容，罚款金额达217亿卢布。

2023年12月，法院第三次以此缘由对谷歌处以罚款。此次是因其未能删除YouTube上关于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期间损失和人员伤亡的虚假信息，以及涉及极端主义相关内容，罚款金额达46亿卢布。

据悉，莫斯科塔甘斯基法院还曾以谷歌违反《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行为法典》规定，即未能在搜索结果中充分过滤被禁止信息，分别于2020年8月和12月对谷歌及其子公司处以150万卢布和300万卢布罚款。

最近一次类似处罚发生在今年2月，该法院因YouTube上出现了对俄军人的“投降指南”而对谷歌罚款380万卢布。

天价罚款与“法律战”

近年来，在地缘政治的大背景下，谷歌被俄方视为美西方“信息战”的参与者和对俄舆论的“攻击者”，俄法院等机构陆续对其开出巨额罚单，双方“法律战”的火药味十足。

俄首次对谷歌开出巨额罚单是在2018年12月。当

谷歌在俄欠罚款近二百七十三亿卢布
俄实施强制追缴启动五十一起执行程序

时，俄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因谷歌拒绝接入包含俄罗斯禁用网站列表的国家系统，对其处以50万卢布的最低罚款。不久后，谷歌支付了这笔罚款的消息被曝光。

2021年4月，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因谷歌在YouTube视频托管服务市场上处于支配地位而对其立案调查，调查缘由是区域性公共组织“互联网技术中心”就谷歌在YouTube平台上突然封禁、删除用户账号及内容的行为提出了投诉。2022年2月，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认定谷歌因在YouTube上实行不透明且不公平的账号封禁规则，违反了反垄断法，当年7月对其处以20亿卢布的罚款。谷歌此后向上级法院提出的上诉均未成功。

根据《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行为法典》，对逃避履行行政处罚，包括未支付先前裁定的罚款的，将处以双倍罚款。2023年6月，莫斯科普列斯涅斯基法院裁定，谷歌因未支付联邦反垄断局判定的20亿卢布罚款，需额外缴纳40亿卢布。2025年1月，莫斯科纳尔瓦区法院再次向其处以80亿卢布罚款。

在针对谷歌的众多罚单中，有一笔引起全球哗然的“天价罚款”。2020年，YouTube管理团队封禁了俄电视台“沙皇格勒”频道的账号。2021年4月，莫斯科仲裁法院支持“沙皇格勒”对谷歌的诉讼，判令恢复该频道的YouTube账号，并向其返还因内容获利而损失的收益。法院还对被告实施每日10万卢布的违约金，若未执行判决，该金额每周翻倍增长。不过随后，YouTube又陆续封禁了17个俄官方和半官方的频道，结果所有这些频道均提起诉讼并获法院支持，谷歌被判同样的累进式违约金处罚。

截至2024年底，这些违约金已累计达到“一个35位数的数字”，远超当年全球GDP的总和。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承认，他“甚至读不出这个数字”，称如此天文数字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多次采取强制追缴

在针对谷歌的法律战中，俄执法机构曾多次采取强制措施追缴罚款。早在2022年，俄联邦法院执法局就因谷歌未支付先前罚款而查封了其俄罗斯子公司银行账户。面对高额罚款，谷歌俄罗斯子公司表示经营已“难以为继”，于2022年5月申请了破产保护，并于当年6月正式向莫斯科仲裁法院提交破产申请，彻底退出在俄业务运营。

2023年10月，莫斯科一家法院正式裁定谷歌俄罗斯子公司破产。至此，这场由罚款引发的法律拉锯战进入新阶段。

俄法院对谷歌判决的罚款总额相当庞大，但大部分都未实际执行到账。鉴于谷歌在俄已无实体资产可供执行，俄方更多的是通过法律手段对谷歌发出强硬警示。

除了法律手段外，俄政府也采取了强有力的反制措施。俄罗斯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2022年4月发表声明，指责谷歌的YouTube平台“已成为传播关于俄在乌行动的虚假信息的主要平台之一”，这些内容被指在“抹黑俄罗斯武装力量”，作为惩罚，该局宣布禁止谷歌在俄境内宣传其服务，并要求俄所有搜索引擎在显示谷歌及其旗下服务的链接时，加注“此网站违反俄罗斯法律”的醒目标识。该局还表示，这些限制措施将一直有效，直至“谷歌全面遵守俄罗斯法律、纠正其违规行为为止”。

此外，有消息称该局对谷歌旗下的YouTube进行了技术干扰和限速措施，但该局2024年8月通过其新闻发言人向媒体透露，无法访问是由于谷歌自2022年以来已不再维护部署在俄境内的运营商网络及部分数据中心的缓存服务器，造成访问网络堵塞，速度受限。

俄分析人士认为，俄通过象征性罚款和公开表态向谷歌施压，意在敦促谷歌“不要在旗下平台限制俄媒活动”“不要在俄乌冲突背景中担任西方的传声筒”，以此希望谷歌管理层能正视俄方关切。



谷歌公司在俄罗斯欠罚款已接近273亿卢布。截至目前，俄罗斯针对这家IT巨头的执行程序已启动51起。

新华社发